



人生若只如初见

忆江南，最忆江南雨。

牛毛细雨缠缠绵绵，笼罩了山脚下的三间泥房。泥房外是一片绿意盎然的院子，围着一圈篱笆，篱笆上爬满紫色蓝色的牵牛花，它们被雨水温柔地清洗后，越发精神。

“就是那里了。”

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寻到这片灵秀之地的少年面色认真严肃，随着话音落下，那挺拔瘦削的身体轻轻一抖，雨中腾起一片朦胧白雾，须臾后白雾散去，少年消失不见，地上多出一只十条腿的巨大蜘蛛。

如同圆凳般大小的巨蛛迅速向泥房接近，大概是因为比正常蜘蛛多出两条腿的关系，它的速度相当惊人，十几里的山路转瞬即至。接着巨蛛便大摇大摆进了泥房，丝毫不在意这泥房乃是有主之物，它这根本就是私闯民宅。

院子里很多爬虫，屋里的爬虫也多，真不愧是元气之眼，聚集了这么多的食物。

虽然已经修炼成精，不吃不喝亦可正常生活，但看到美食，巨蛛还是很愿意享受一番的。在那不知道几天没动火的厨房里转了一圈，吞下一些虫子后，巨蛛终于心满意足地找了个阴暗角落，往地上一趴，闭上眼睛开始默默吐纳。



顾里从一个美梦中醒来。梦里他抓到了一条美丽的红鲤鱼，带回家养着后，红鲤鱼变成了一个温柔漂亮的姑娘，为他打扫房屋，做饭洗衣，最后更是嫁给他为妻……也就在这个时候，他的脸上传来一阵疼痛，醒来后就看见一只鱼鹰，嘴里叼着条红鲤鱼从他的头上掠过——那条鲤鱼他看着眼熟，好像是自己在睡着前刚刚钓上来的那一条。

顾里勃然大怒，一把抓起鱼篓，这一看差点儿没气得吐血：就在他睡着了的这一会儿工夫，鱼篓里的十几条鱼已经不翼而飞。由刚才的小偷可以推断出，要么就是小偷有同伙——其他鱼鹰；要么就是小偷贪得无厌，偷了一条后回来接着偷，最后把他偷了个血本无归。

顾里的懒散因为愤怒一扫而空，迅速端正了态度的他大概得到上天欣赏，总算又钓了几条鱼，只可惜，再没有红鲤鱼。虽然他真的很想要一只美貌的鲤鱼精，但这些好事看来始终只存在于梦里，因为只有鲤鱼精才不会嫌弃他是个穷书生，而娶一只鲤鱼精也不需要付聘礼。

顾里哼着小调回到属于自己的三间泥房外。据说这是五代之前的那位曾祖爷爷留下的产业，万幸暴风雨经过他们这个小山坳时，都会变得温柔。所以这三间泥房历经百年依然不倒，也或许它们知道自己倒了以后，这个没用的主人就要无家可归，所以不得不咬牙撑着这把老骨头为他遮风挡雨。

顾里很有才华，只可惜身家和才华成反比，房子里如今一个钱也没有——好在还没到家徒四壁的地步，最起码灶台上那口铁锅他就从没想过要卖掉。

煮了一锅鱼汤，鲜香气慢慢飘散开来，在没有油的情况下，这种吃法是最实惠的。顾里为自己盛了一大碗汤，然后就看到水缸后的角落似乎有什么异样。

唔！说起来，今天好像没看见那些忠心耿耿追随着他的小伙伴啊，都哪里去了呢？难道都去下崽儿了？天可怜见，它们的种群数量已经很大了，再下几窝崽儿，这厨房大概就没自己什么事儿了，干脆给它们做老窝好了。

一念及此，顾里有些生气，心中暗道：即使我没有钱买雄黄药，你们也不能如此欺我对吧？再说下崽儿就下崽儿好了，你们找个我看不见的角落下嘛。在水缸后面这么一趴就想传宗接代？这是不是有点太不把我这个主人放在眼里了？

喝了一口鱼汤，顾里感觉胆子似乎壮了些，于是挽挽袖子，上前用力将灶台旁的那口大水缸挪开。虽是书生，但拜家贫所赐，顾里还真不是肩不能担手不能提的那种废物，最起码挪水缸这种事情，他努力一下还是可以办到的。

水缸移开后，顾里和水缸后面那只白色的大蜘蛛四目相对——如果那两只绿豆大小的东西就是蜘蛛眼睛的话。

顾里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不会跳了：他在这个家生活了二十三年，对这个家里的一草一木都熟悉无比，甚至厨房里的这几百只蟑螂，要他认出几十只都不成问题；但家里什么时候潜伏了这么一个大家伙，他真的不知道啊！他唯一知道的是，这货绝不是在他家长这么大的——顾里爱护动物也有底线，一般蜘蛛超过鸽子蛋大小他就不会容忍了。

“打扰了。”

从顾里的角度看过去，大蜘蛛浑身上下没有疑似嘴巴的地方在一张一合，但空气中确实响起了一把清冷的声音，有些脆脆的悦耳，像是刚过变声期的少年。

“你……你是什么东西？”顾里胆战心惊，抖索着嘴唇问了一句：玉皇大帝佛祖菩萨啊！我是曾经做过好几个关于妖精的美梦，但……等等，从刚刚那个声音来听，应该还是只公的，这是要干什么啊？玩断袖分桃吗？

“如你所见，在下是一只蜘蛛。”大蜘蛛气定神闲，伸出一只脚指自己硕大的圆肚子，“这是我们蜘蛛一族标准的蜘蛛肚。”

“只是……蜘蛛吗？难道后面不应该加个‘精’字？”顾里险些崩溃，他很奇怪自己为什么还能问出这种貌似正常的话，难道吓得太厉害，所以麻木了？

“唔！用人类的话来说，我的确是一只蜘蛛精。”大蜘蛛动了动硕大的肚子两旁最后面的一对脚，“刚刚修炼出第九条和第十条腿，进度缓慢，见笑了。”

“您这样的……妖精中人，哦不，妖精中蛛，为什么会盘踞在我这个破烂的家里？在下认为，山水灵秀的神仙洞府，才该是您修道之所。”顾里活动了一下发僵的手脚：这只大蜘蛛好像很有礼貌，或许……大概……可能……可以动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它忽悠走？

“此处便是灵秀之地，食物也很多。”大蜘蛛怡然不动，准确表达出自己不准准备挪窝的决心绝不是三寸不烂之舌就可以忽悠掉的。

“食物？您……不会是要……吃掉我吧？”顾里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几大步，心里

很佩服自己在这种时候还能挤出一丝笑容，虽然肯定比哭还难看。

大蜘蛛这次没说话，只是第十条腿轻轻一勾，一只路过的蟑螂便祸从天降，眨眼间被吞吃入腹。

大蜘蛛看向顾里，眨了两下绿豆眼，以此表示它对顾里没有歹意。

“锅台上那碗鱼汤算我……送您的，妖精大人……您吃好喝好，我……我就不打扰您用膳了。”顾里踉跄而出，刚奔出篱笆门就干呕起来——幸亏中午没吃饭，不然这会儿应该就不是干呕了。

“不行，我不能接受和蜘蛛精同处一个屋檐下的事实，关键是这只蜘蛛精还是个公的。”扶着街上大柳树喘了一会儿粗气，顾里下定决心，要想办法将这只私闯民宅，鹊巢鸠占的蜘蛛精给赶走——趁着它还没有修炼到能够化成人形的地步。

想到此处，顾里一刻钟也不敢耽搁，向着山上的桃花观狂奔而去。



“收妖？”桃花观里的俊俏道士坐在桃花树下，听了顾里的话后使劲儿翻了个白眼，“最讨厌你这种叶公好龙的家伙，玩不起就不要玩嘛，现在怎么样？祸从口出了吧——算了，那妖精几条尾巴？会不会化形啊？先说明，会化形的我可不去，不够人家一口吃的。”

“不会化形不会化形，没尾巴，只是多修炼出了两条腿。”顾里顾不上好友的挖苦，喘着气拼命摇头。

“多出了两条腿？”白云子眨眨眼睛，“六条腿的狐狸？这是怎么个说法？不可能啊，狐狸一族的修炼是以尾巴数量为标志的。”

“是一只蜘蛛精，还是个公的，这么大个儿……”顾里用力在身前画了一个大圆，“不管了，白云你一定得帮帮兄弟，不然就等着给我收尸吧。这么大的蜘蛛精，哪天要是凶性大发了，吃我都不带吐骨头的。”

“这么大的蜘蛛精？”白云子的眼睛蓦然瞪大，“你说真的？这么大个儿还不会化形？修炼修到狗肚子里去了？”

“它修没修炼到狗肚子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你要是不帮我把它给收了，它两只脚就可以把我修炼到它的肚子里去。”顾里疯子般挥舞着双手，显示出大蜘蛛给他造成了多么大的精神伤害。

“算了，好几天没开张了，热热身也是好的。”白云子终于站起身来，然后懒懒地看了顾里一眼，“我猜你一定没钱付我的收妖费对吧？”

“你说呢？”顾里面无表情地回望好友：我都快吓死了，这抠门的家伙还想着收妖费，是好兄弟吗？兄弟情义呢？在哪里？

“算我倒霉，怎么当初就认识了你这么个穷鬼。”白云子嘟囔着进屋，取了自己的桃木剑和酒葫芦，跟着顾里往山下走去。

“这只蜘蛛精还挺会选地方。我早说过，你这泥房虽不起眼，却是方圆千里内的天地元气眼，在这里修炼好处多多，就是你院中种的这几棵树竟不小心长成了北斗七星的形状，遮蔽了元气眼，但这蜘蛛精能看透这一点，足可见其修为不凡……”

白云子站在篱笆外，打量着破烂的三间泥房评价着，说着说着面色就严肃起来，转头看向顾里：“你真的能够肯定，这蜘蛛精不会化形？”

“当然肯定了。放心吧，我还能坑你吗？”顾里心里其实也有些忐忑，他和蜘蛛精相处甚短，究竟对方会不会化形他也不知道，不过白云子是他唯一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当然不肯放过了。这货好像浑忘了之前在山上时心中念叨着的兄弟情义。

的确不会化形吧？虽然会说人话，但既然都说话了，那若是会化形的话，就会变成人啊，也不至于搞这么惊悚对不对？蜘蛛啊，形象很糟糕的好不好？以为自己是狐狸吗？又可爱，大尾巴又暖和，就算是狼的样子也比蜘蛛好多了。

顾里一边在心里给自己加油打气，一边跟在白云子的身后向堂屋里走去，还没等进屋，就看见灶台上那一大碗鱼汤已经没有了，顿时心中气苦，暗道这蜘蛛精还真不客气，吃着螳螂喝着鱼汤，我让你滋润！我让你滋润！等会儿就叫你哭也哭不出来。

但很快他就明白自己太天真了，哭也哭不出来的那个好像是白云子——白色的大蜘蛛气定神闲地伏在水缸边；哪怕是趴着，也不影响人家的王霸之气四溢。

“你是道士？来收我的？”

大蜘蛛转动着绿豆眼，平平无奇的话语，却让已经陷入惊恐中的白云子听出无边杀气。

“没……绝对没有。”白云子脑袋像拨浪鼓一般摇着，“我……我是顾里请来吃饭的，完全不知妖君大人法驾在此，若是打扰到您，小道这……这就走这就走。”

顾里看着点头哈腰的白云子张口结舌，见对方说完转身就要走，他连忙一把拉住了，不敢置信地大叫道：“喂！我是请你来……”

“我知道你要请我吃饭，不过现在也没什么东西可吃对不对？”白云子一把捂住顾里的嘴巴，拖着他就来到屋外，咬牙切齿道，“你长眼睛是吃饭的吗？这是妖君，妖中的君王你知不知道？你让我一个还没结丹的道士来收他，是怕我死得不够快？要不要这么用心歹毒？朋友还有没有得做了？”

“妖中君王就是这样的东西？妖精们没落到这个地步了？”顾里表示不敢相信，在他想来，老虎啊、狼啊、大蟒啊、九尾狐啊，反正厉害的妖精多了去了，怎么也不能让一只蜘蛛精给篡了位吧？这是整个妖族的耻辱。

“你还是替你自己操操心吧，管人家妖族没没落的。”白云子差点儿被气吐血，也没心情告诉好友妖族广袤，君王众多，反正这只蜘蛛精是绝对不能招惹的存在，虽然人家只修炼出了两条腿，可那两条腿是隐泛红色的，一般蜘蛛精修炼出十条腿也比不上人家一条红腿。

“所以……你没办法收掉它了？也赶不走？”顾里不满地看着好友，“切，平时把自己吹得那么厉害，原来是只纸老虎，一只蜘蛛精都搞不定。”

“我打你啊。”白云子扬起手，“你不是说过它不会化形吗？”

“它本来就不会吧？你看他到现在也没变成人啊。”顾里更加理直气壮了，他认为蜘蛛精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都不肯化成人形，那肯定就是不会化形。却不曾想过，白云子这种段数的在人家面前连个麻烦都不算，更不用提危机了。

“不行，再待下去我真会被你蠢死，也不知道你当初的秀才是怎么考的，主考官瞎吗？”白云子捂住胸口，不管顾里死死拉住他要他顾念友情、继续商量除妖大计，拼命挣脱后踉跄而去：三清祖师在上，我要回道观，我要吃野猪腿肉压压惊。

顾里无奈地看着好友头也不回地远去，白云子明明没有骑马，但不知怎的竟然被他奔跑出了一种绝尘而去的气势。

“这家伙平时说的捉鬼收妖该不会都是在吹牛吧？真正遇到妖精，跑得比风还快。”顾里实在不能阻止自己对好友的怀疑。眼看太阳最后一丝光芒也从大地上隐去，牛毛细雨有向大雨转化的迹象，他犹豫再三，到底还是受不了身上衣服的湿潮，抱着肩膀，怀着“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心思，毅然迈步踏进家门。

堂屋饭桌旁的椅子上端坐着一名少年，鬓若刀裁眉如点墨，挺直鼻梁嫣红薄唇，真是好一个翩翩浊世佳公子，就是面上神色有些太过严肃，以至于明明只是个十六七岁的

孩子，却硬是坐出了几分指点江山、君临天下般的霸气。

少年身上穿着一袭白色滚银边的道袍，越发衬得人如美玉。盘着的双膝上横放着一把长剑，剑鞘古朴，没有任何装饰，却不知是何种材质所铸，墨黑鞘身上竟是点点流光闪烁，宛如夜色中繁星满天，顾里不过是因为好奇多看了几眼，便觉整个心神都不受控制，竟似要破体而出，融入那片神秘幽黑的夜空之中。

“铮”的一声轻鸣，一股杀气猛然冲天而起，刺得顾里眉间剧痛。少年一个激灵回神，那缕杀气便无声无息回归剑中蛰伏，仿似从未出鞘。

顾里瞬间就激动了，上前一揖到地，深情道：“小道长定是感受到此处妖气冲天，所以特来降妖伏魔对吧？顾里无以为报，唯有铭感五内，为您供奉一道长生牌位，日日烧香祈祷，愿道长修途一帆风顺，早日位列仙班……但不知道长高姓大名？”

“唔！”少年似乎犹豫了一下，但片刻后，仍是缓缓地回答了顾里的问题，“我姓朱，你叫我朱知就好。”

朱知？顾里心想这名字怎么有点怪怪的，面上却热情笑道：“原来是朱知道长，您连道号都是这么不同凡响，一听就知道比白云子那厮高明了不知多少倍。那个家伙啊，他看见我房里的蜘蛛精，竟然吓得抱头就跑。枉费我还把所有希望寄托在他身上，结果他却是令我如此失望……哦，道长，敢问我房里的那只巨大的蜘蛛精，已经被您收了吗？”

“你是说我？”

随着少年的话音落下，半空腾起一缕白烟。很快，白烟散去，再看那椅子上，哪还有什么少年？之前鹊巢鸠占的白色巨蛛安安稳稳地趴在那里，一双绿豆眼正无辜而认真地盯着顾里。

顾里腿一软，“扑通”一声就跪了，声音抖得跟个漏风的筛子似的：“兄、兄弟，咱不带这么玩儿的好不好？是杀是刚，你……你给个痛快，别搞这么恐怖，我害怕呜呜呜呜……”

“我以为你会喜欢我的人形。”朱知变成白色巨蛛后，声音就缥缈在空中了。

“敢问我是做了什么，才会给您这种错觉？”顾里眼泪都吓出来了，哽咽着问，一看就知道是被吓得濒临崩溃。

“蜘蛛的样子，你不是找了道士要来收我吗？”朱知面无表情地说——好吧，它的原型就算是有表情，肉眼也看不出来。

“你知道他是来收你的？他不是告诉我请他吃饭吗？”豁出去的顾里完全是按照

自己的本能下意识地八卦着，其实脑海里已经开始上演自己的一百零八种“被吃法”了。

“我虽然是白色的，但并不是白痴。”朱知的绿豆眼睛向下微垂，幽幽诉说着，然后它很快又微微抬起绿豆眼，“所以，你是喜欢我变成人形还是变回原形？或许日常生活中我可以变成人形，等你离开后，就变回原形帮你消灭蟑螂蚂蚁蚊蝇等一切爬虫。”

“我只想你立刻离开，可以吗？”

意识到自己竟然将心里话吐露出口的顾里立刻捂住嘴巴，惊恐地看着蜘蛛精：是不是下一刻，自己就要被那十条腿捆着送进标准的蜘蛛肚里去了？那个浑圆的大肚子一看就很能装……呜呜呜不要啊，玉皇大帝佛祖菩萨！我还没活够，呜呜呜……

“不可以。”蜘蛛精沉默片刻，断然拒绝了顾里的“不合理要求”，“我可以付钱，还可以帮你消灭爬虫，但我需要这个元气眼，所以不能离开，或者，你可以将房子卖给我。”

“不行，我祖宗统共就留下了这么点祖产，绝对不能在我手中败出去。”察觉到自己好像脱离了生命危险，顾里心中立刻就升起对祖宅的责任心。其实现在朱知要是举起十条腿，做出要将他吞吃入腹的动作，顾里这货管保跑得比兔子还快。

但朱知显然并不是个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坏妖精，闻言，他就点头道：“既如此，看来也只能付房租了。”

“你能付多少租金？”顾里的眼睛开始闪闪发光，见蜘蛛精沉默不语，他就眯起眼睛不悦道，“喂！你作为一只妖精，不会连交房租的钱都没有吧？”

“你看看外面的天色。”朱知淡定地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让顾里十分好奇。但当他转身看到门外一片漆黑后，立刻就明白对方的意思了。

顾里目光不可思议地在堂屋里逡巡着，最后落在房顶正中那颗和小南瓜差不多大的珠子上。

“这是……夜明珠？”

顾里听见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如果不是眼前这只大蜘蛛实在太过恐怖，他一定会跳起来去摘那颗珠子——虽然以他的身高肯定摘不到。

“一个月五钱银子。”

蜘蛛精变回人形，继续端坐椅中。

顾里在愣了好一会儿后，才反应过来他说的是房租。这货立刻就跳了起来，大叫道：“喂！不带这样坑人的吧？你一个用夜明珠当油灯的妖精，好意思一个月就给五钱房租？哼！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哦，妖君，妖中君王，白云子已经把你的底细告诉过我了。”

“人类贪婪，不得不防。”

朱知面无表情地看着顾里，左手在细长的黑剑上轻轻一抹：“或许，让我的剑和你谈谈？”

顾里瞬间想起那股有如实质般的杀气，眉间似是又泛起剧烈疼痛。他一步跳了开去，大声道：“五钱……其实不少了嘛，我是说，我这个泥房不……不值那么多钱的，妖君大人您实在是太客气了。”大丈夫能屈能伸，小命要紧。

“那就三钱吧。”朱知的话让顾里险些背过气去，但他最终还是奇迹般地站直了，也不知是不是因为这半天和蜘蛛精进行了“友好对话”，所以定力大涨：“好吧……三钱就……三钱。”

顾里的心在流血，不过在看到那把黑剑后，他的心伤立刻就自动愈合了。

一人一蛛就这样达成了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协议。最初的惊惧退去，顾里也迅速端正了心态，刷干净锅子准备将筐里剩下的几条鱼做汤，忽听朱知在一旁认真道：“鱼汤放点油盐会更好喝。”

“我倒是想放，也得有啊。”顾里一翻白眼，“你知道盐多少钱吗？油多少钱吗？你看我像是能买得起这些东西的人？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朱知沉默，好半晌才语气平静道：“我没有钱。”

什么？没钱还敢谈什么房租？该不会连三钱银子也没有吧？

顾里大怒，正要暴走，就见朱知伸手从袖中一抹，下一刻，他摊开掌心，一粒比拇指肚还要略大一圈的明珠静静躺在上面，墨绿色的珠面上光晕流转，从里到外都透着那么股子雍容华贵的气息和味道。

“这是……黑珍珠？”顾里的声音都发颤了：这么大个儿，光泽这么好的珍珠别说黑的了，就是白的我也没见过啊。此时他十分庆幸自己够沉稳，没有出口伤人，哦不，伤蛛，不然现在和自己见面的应该就不是这颗黑珍珠，而是鞘里那把杀气腾腾的黑剑了吧？

“是。”朱知点点头，“我没有钱，你拿它去换钱，把房子修一修，该买的东西置办一下吧。”虽然自己不在乎屋子的好坏，但蜘蛛精觉得自己还是应该拿出点诚意来的。

“从……从哪儿弄得这好东西？”顾里两眼放光地把黑珍珠接过来，见朱知不言语，他就涎脸笑道，“不要这样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您身为妖中君王，应该很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

朱知翻个白眼：“当日练剑时路经南海，那些修炼有成的蚌妖送的。若是你觉得能收服那些蚌妖，我可以告诉你地点。”

“哦……不用，不用了。”顾里嘿嘿直笑：要是一只二三十年的老蚌，他或许还会去南海碰碰运气，但蚌妖的话——黑珍珠虽好，到底好不过自己的小命。

“妖君大人真是威武霸气啊，一群老蚌争相献珠的情景，真是想一想就让人神往。”顾里做好鱼汤，先恭恭敬敬地给朱知盛了一碗，然后自己也盛一碗，边喝边拍马屁。

人类果然都是贪婪的。朱知瞟他一眼，心中暗想。

总算顾里这厮虽有些无赖习气，但长得实在不赖：唇红齿白，远山眉桃花眼，俊秀斯文，未语先笑，让人看了就觉着赏心悦目浑身舒畅。这要是个歪瓜裂枣般的人物，蜘蛛精恐怕一脚就把对方踹出十万里地去了。

顾里喝完鱼汤，肚子只混个半饱。不过一想到明天将黑珍珠卖掉后，就可以换来后半生锦衣玉食的日子，顾里浑身上下就充满了力气。

在破旧床上躺了一会儿，忽然想到自己满腹才华，却因为无钱贿赂县官和主考，连续三次举人都名落孙山，就连县学里的廪生资格，也被那个家有良田万顷、腹中却只有草包一堆的王富贵给夺走。顾里一时间心头大热，连忙坐起身从床下将那个书箱子拖出来，暗道从明天起要继续发奋，就不信这一次有了钱，还能名落孙山！或许将来金榜题名，也可以混个一官半职，到时就可以为顾家光宗耀祖，也不枉老祖宗留下自己这一脉了。

越想越是激动，不过这份儿激动很快就随着书箱的打开而消失无踪——整整一箱子的书，此时却只剩下了一堆碎纸，碎纸上还到处散落着老鼠屎——为揪出毁书凶手提供了最明确的证据。

“啊啊啊啊！”

在顾里发狂的仰天长啸声中，朱知不紧不慢地踱了过来，看一眼那书箱子里的碎纸，再看一眼欲哭无泪的顾里，蜘蛛精挠挠头发，好像不知该怎样安慰对方，憋半天才憋出一句：“这些东西应该都让老鼠拿来磨牙了。”

顾里仿佛没听见这句话，一脸杀气地站起来，回身四处捫摸，忽见要找的人就站在自己身边，忙一把拉住，郑重问道：“阿蛛，你除了吃蟑螂爬虫外，还吃不吃别的？例如……耗子？”

“不吃。”朱知垂眼：这个混账家伙，他还真把自己当耗子药了？

“你怎么可以不吃耗子呢？耗子也很美味的。你看人家猫，一天到晚啥都不干，就盯着耗子洞，要是能抓住一只耗子，这一天就算是开荤了。阿蛛啊，不是哥哥说你，就算是妖君，挑食也是不好的……”

顾里努力忽悠着，直到他看见朱知额头上的青筋隐隐浮现，于是果断住嘴：虽然人家一下子拿出颗黑珍珠眼睛都不带眨一下，但这并不代表蜘蛛精就是好忽悠的，自己还是太想当然——明明之前想把他忽悠出去都失败了。

“算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顾里去水盆里洗了把手，“我明天把黑珍珠卖了，就先买一大箱子书回来……唔！阿蛛你没有意见吧？”到最后他还是询问了一下金主的意见，毕竟金主看上去虽然冷漠，但内里还是很平易近人的——揣在怀里的那颗黑珍珠可以作证，更不用提金主身上肯定还有更多的好东西。

一想到这只蜘蛛精身上可能会有的那些稀世珍宝，顾里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从自己的痴想中回过神，刚刚还因为有这么个室友而觉着与有荣焉的穷书生在看清屋中景象后，立刻一蹦三尺高，冲到破旧床上，揪住趴着的少年的衣服领子就开始往上提，一边提还一边嚎叫着：“起来，给我起来！这是我的床！你都占了我的房子了，不会连我的床都要霸占吧？做人……哦不，做蜘蛛不能这么不讲理！”

“不要，很舒服。”少年像磁石一般吸附在床上不肯起来，任凭顾里把床摇晃得咯吱咯吱响，他自岿然不动，最后大概是被弄烦了，干脆变回原形——于是顾里那张还算干净松软的床上便出现了一只十条腿的巨大蜘蛛。

“咱们不带这样干的啊……”顾里都要哭了，白色大蜘蛛身上还毛茸茸的，看上去就疹人得慌，别说揪了，他连碰都不敢碰一下，谁知道有没有剧毒？这要是沾边就死，自己多冤啊，锦衣玉食金榜题名官居一品的远大抱负可还都没实现呢。

“我可以变回人形，但你不能再啰唆。”俗语说近墨者黑，原本严肃却纯良的蜘蛛精跟顾里相处了不过两个时辰，已经懂得利用自身优势进行要挟。

“一张床上睡两个人，你不嫌挤得慌？”顾里犹做垂死挣扎，却被朱知一句“不嫌”秒杀当场。

第二天一大早，顾里从美梦中醒来，感觉到身体还是被凉丝丝的感觉围绕着，那种美好让他还没睁眼就幸福得呢喃出声。

“起床。”

朱知茫然看着顾里：天亮了，睡醒了，当然就是起床练功了。

顾里一边整理着散乱了的薄布汗褂，一边恼羞成怒地叫，但旋即就看到朱知理也不理他，变回原形气定神闲地爬出堂屋，在院中菜地里趴下就不出来了——估计那就是整座院子里灵气最浓郁的地方，所以蜘蛛精才会一大早跑去修炼。

摸摸怀中贴肉放着的黑珍珠，顾里眉飞色舞，顾不上吃早饭便换了唯一的一件长衫出门而去；至于朱知的早饭——那用得着自己操心吗？屋里院里有的是虫子，足够它吃了。

出门走了不远，就看见白云子躲在一棵大槐树后向这边探头探脑看着，顾里心中这个气啊：这个不讲义气的还敢过来？！

他风一般冲到白云子面前，没好气地问道：“你在这里干什么？等着给我收尸吗？你小子还有这份儿良心？”

“没想到啊没想到，你……你竟然全身而退？”白云子也是满脸惊讶，绕着顾里啧啧称奇，然后面色一整，“昨天是我不好，但我哪知道那位妖君不吃人啊，要知道我也不至于落荒而逃，堕了道爷的威风。”

“我呸！”顾里被白云子的无耻气得浑身乱颤，“你还有威风？我怎么不知道？”

“挺精神的啊。”白云子大概是因为心虚，颇有几分唾面自干的风范，拍着顾里笑道，“这么说你不用被吃掉？从此以后可以和妖君大人和平相处了？还是说它只是把你作为储备粮？”

说到最后一句话，白云子的声音又惊恐起来，顾里恨得牙根儿痒痒，冷哼道：“亏你还是道士，没看出我已经死了吗？现在和你说话的是我的鬼魂。你这个不讲义气的家伙，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别闹。”白云子不管顾里的冷脸，勾住他的肩一起往前走，“我不但知道你没死，还知道你身上有宝贝——是珍珠吧？嘿嘿，那光彩都透出来了，可见是宝贝——快拿出来看看。”

“和你有一文钱的关系吗？”顾里嗤笑，却仍是取出黑珍珠狠狠显摆了一番，在白云子的哇哇怪叫中满足了虚荣心。

两个人渐行渐远，清晨的风柔柔吹着，传来隐约的对话声：“真的要 and 一只蜘蛛精生活下去了？不怕它哪天兽性大发把你吃了？”

“唔……应该不会吧，反正也这样了。你都没办法，难道我还能把它赶出去？其实……和这么一位有钱的妖君大人共处一个屋檐下，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是从他手里接过宝贝的时候。”

“你个爱钱如命的，小心贪心太过遭雷劈。”

“你不爱钱？将来手头没钱喝酒了可别来找我……”

“呸！道爷马上就要成为有钱人了，昨晚刚接了个买卖，做成后最起码有这个数的入账。”白云子伸出五根手指，在顾里用不屑的口气问出“五百两”这个数字后，之前还为即将到来的五十两收入而心花怒放的道士，果断一脚将这个损友给踹了出去。

顾里爬回来，一脸的沉痛：“白云，你要慎重啊，总觉得这一次的银子不是好赚的，我看你印堂发黑，说不定有血光之灾……”

“小样，还敢拿话报复我了。”再次将损友踹飞。

“不听兄弟言，吃亏在眼前啊。”顾里痛心疾首状捶胸，看着白云子挥挥手踏上村口岔道，不知为何，心里竟真的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那个……一旦出事了，不要逞强啊，来个信儿。”残余的兄弟情义在这一刻涌上心头，顾里大声送出关心。

白云子惊喜回头：“你会请妖君大人去帮我？”

“在没有危险的前提下，我大概可能差不多……会去帮你收尸。”顾里抹抹眼睛，假装脸上有泪。那股不祥的预感转瞬就消失了，他可不信白云子真会出事。这货横行乡里已经十几年，降魔伏妖驱鬼的战绩据说是全胜。

“你、给、我、滚！”

白云子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顾里挥挥手，闪电般飞奔向另一条岔道，成功躲过好友掷来的飞石。

此时的两人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顾里竟然会一语成谶。唯有菜园里趴伏着的蜘蛛精猛然睁开眼——但很快，它就将眼睛慢慢合上：一个道士的死活，与它何干？



千里驰援

秋花惨淡秋草黄。正是黄昏时分，远处山脚下的村庄上空已是炊烟袅袅，数十房屋笼罩在草树轻烟之中，宛如仙境。

“真是见鬼了，从早上走到现在，村子还是离着这么远，难道遇上了传说中的鬼打墙？可这山上也没看见有坟地啊。”

深秋时节，顾里却出了一身的汗，胡乱在额头上擦了一把，他看向旁边黑尾白羽的漂亮仙鹤：“我说仙鹤兄弟，你就没有什么要和我说的？”

漂亮的大仙鹤歪头眨眼，轻轻摇摇尾羽，状甚无辜。

“别和我来这一套，我可是和一只蜘蛛精生活了六个多月的人类，久经考验懂吗？”顾里冲仙鹤龇牙，“你要是连这点用处都没有，我就把你给炖了，谅白云也不会因此怪我。”

仙鹤瑟缩了一下，露出害怕的眼神，伸出一只翅膀挠了半天脑袋，直到把脑袋上的翎毛都挠掉了一根，它才迟疑道：“或许有坟地，只是我们没看见罢了——并非每处坟地都会立碑不是吗？”

“是这么个道理没错，但你觉得，一个连墓碑都没有的坟地，能够培养出会打墙的厉鬼吗？无论是人是鬼，家境都很重要——明白吗？”

“算了，和你这畜生也说不懂。”顾里叹口气，烦躁地挥挥手，“走吧。就算走不到村子，只要能下山就好。我辛辛苦苦长到二十三岁，不是为了喂老虎的。”

最后一句话让仙鹤心都酸了，它伸出翅膀拍拍顾里：“放心，我虽然法力已失，自问招架一只老虎还是不成问题的。”

“如果是两只呢？”顾里眼中射出希望之光：这没用的家伙原来还可以依靠一下吗？

“唔！两只的话，不知道装死有没有用？”仙鹤抖抖羽毛，把脑袋深深夹在了翅膀里。

这个时候，显然应该解释一下为什么顾里身旁有一只会说话的仙鹤陪伴——高冷狂霸炫酷拽的妖君大人哪里去了呢？

列位看官别急，且听梨花详细为你述说：

话说白云子一去六个月踪迹杳然，三天前顾里接到仙鹤传书一封，信笺上只有龙飞凤舞的四个字：“兄弟救命。”

考虑到当初的蜘蛛精事件，白云子好歹还在第二天过来探测了下自己的死活，顾里终不忍见死不救。奈何蜘蛛精不愧是得道妖君，任顾里好话说尽，就差没以身相许了，那厮却身趴菜园一动不动，最后顾里大怒——其实是无奈——之下，只好和仙鹤结伴上路，千里驰援。又因为仙鹤飞到半路忽然法力尽失，他们便落在了这么一个荒山野岭上：前有山村，却是望村跑死人；后有青山，连绵一片雾蒙蒙。当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

夕阳没有因为顾里的留恋而在天空多待一秒钟，到点就准时下山去也。转眼间地盘就被夜幕占领，繁星点点，顾里盼着月亮姐姐能够尽快出现为他照亮下山的路。只可惜等啊等等啊等，别说满月了，就是减肥后的弦月也没出来一只。

“出师不利吗？明明白天还是晴空万里，到晚上就阴天了？”顾里跳脚，却听身旁仙鹤幽幽道：“不是阴天，不过今天好像是九月廿五。”

“……”

农历的九月廿五，即便是下弦月也要在亥时后才会懒洋洋爬出天幕。绝望的书生终于动力全消，一屁股坐在树下摊开手脚：“就这么着吧，我若命该绝于此，随便老虎豺狼豹子什么的，谁爱吃谁吃，只要给个痛快就行。”

仙鹤在旁边小声纠正：“豹子不吃人。”

“滚！”顾里大吼，又冷又饿的摧残让书生脾气成倍增长。

一个“滚”字余音尚未散去，远处树林里便现出几十双绿莹莹的眼睛，即便没有露宿荒野的经历，顾里凭借常年看传奇小说的经验也能推测出那是一群狼。

只评估了不到小半刻钟的时间，狼群就断定远处那吓得抱在一起直哆嗦的一人一鹤没有任何抵抗能力，于是特别嚣张地昂首挺胸就过来了——有几只定力不好的还可耻地流下了口水。

“呜呜呜我错了，我不该逞强！白云都搞不定的事情我掺和什么啊？就算赶去，除了给他陪葬又能有什么用？我真蠢，真的！妖君大人，我悔不该不听你良言相劝……呜呜呜狼爷别吃我……这是不可能的吧？那给个痛快好吗？”

顾里双手抱头跪趴在地上痛哭流涕，不敢看自己被狼群淹没的场景，也因为如此，他没感觉到脖子上的那颗贝壳吊坠正微微发热，更没看到一缕轻烟溢出，在平地幻化出朱知的人形。

群狼惊恐退避，但已经咬在嘴里的鸭子就这么飞了，它们显然很不甘心，最后犹豫了好一阵子，忽然齐发一声吼，整齐划一地跃起身形，向朱知猛扑过去。

“朱知这个浑蛋！”伴随狼的吼声，顾里也捂着脑袋爆发出一声痛骂，“故意让我来送死，为的就是正大光明地鹊巢鸠占！这个狡猾阴险的家伙，太浑蛋了！枉我忍着巨大不适天天和他同……”

或许是“人之将死其言无畏”，彻底爆发后，顾里这一骂就有些滔滔不绝，直到仙鹤拼命地推他，这货才发现狼吃自己的效率是不是有点低——一抬头，就看见朱知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这一吓非同小可，顾里转眼间就抱着脑袋又埋进草丛里，正想着该怎么解释，就听见仙鹤轻声道：“这只是妖君的一缕神识，不过……”

“什么？原来只是幻影啊。”不等仙鹤说完，无耻书生当即一跃而起——和蜘蛛精一同生活的日子不是白混的，他好歹知道神识就是幻影，只能用一次。

果然，眼前少年慢慢淡去，顾里料着他就要消散，立刻威风凛凛大笑道：“哈哈，别以为我怕你，刚才不过是太惊讶。嗯，看在你帮我吓跑狼群的分儿上，我大人有大量，就不和你计较救驾来迟的问题了。蜘蛛精，和你说，你这次的事儿干得可太不地道……”

衣袖好像被扯住了，正靠意气风发来壮胆的书生一把甩开，继续唾沫飞溅：“你吃我的穿我的喝我的住我的，这么点小忙你都不肯帮，你还是人吗？哦不对，你还是妖吗？”

袖子又被扯了扯，顾里仍是一把甩去，继续指着早已消散的幻影嚎叫：“说，你这

卑鄙的家伙是不是故意让我来送死，然后顺势鹊巢鸠占……”

“我没有。”

身后传来的清朗声音让顾里的指责戛然而止。好半晌，他才僵硬地、一点一点地转过身——挤在一起哆哆嗦的五官诉说着被抓现形的恐惧，颤抖的嘴唇磕磕巴巴好一会儿，才满怀希望地问出一句话：“你……你是幻影吧？”

“不是。”朱知面无表情地回答，然后原形毕露，以此证明他的确不是幻影——幻影不能化形。

顾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却在下一刻转身看向仙鹤，怒叫道：“你这畜生居心叵测！为何妖君大人驾到也不通报？！”

仙鹤被顾里的无耻震惊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委屈道：“我想告诉你啊，那是引路幻影，消散后本尊就会驾到。可你不等我说完就跳起来大放厥词，拦都拦不住。”

“妖君大人我错了，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一般见识。”识时务者为俊杰，顾里一咬牙，脑子里回忆着张良韩信等前辈忍辱负重的故事，拼命挤出两滴眼泪向蜘蛛精认错。

“不会，我怎么会怪你。我们是室友嘛。”这样说着的蜘蛛精用十条腿将顾里拽到怀中紧紧搂住，看上去无法分清这到底是对顾里的“示好”还是准备下一刻就要把他融入口中。

尖叫声划破天际，顾里耳边传来蜘蛛精幽幽的询问：“我吃你的？”

“不是，是我吃你的。”

“我穿你的？”

“不是，是我穿你的。”

“我喝你的？”

“不是，是我喝你的。”

“我住你的？”

“不是，是我住你……哦，那个……妖君大人，好像……你的确是住在我家里……啊啊啊我错了，不要来蹭我啊！我真的知道错了……”

对于为什么会及时赶来，朱知没有解释——他当然不可能承认自己是因为担心顾里所以摒弃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原则；而被朱知用十条腿搂了一夜吓得魂儿到现在都还没回来的顾里自然不敢追问；仙鹤更是个懂得明哲保身的主儿，所以这事就这样混过去了。